

一瓶棕色“墨水”

马尚龙

2021年4月底,恰是上海的咖啡周。《新民晚报》记者徐佳和要我写一句话概括咖啡和上海的关系。咖啡和上海,一本书也写不完,片言只语怎么说得清楚?徐佳和用“金句”来游说,我也听懂了,“金句”是客气话,“一句”才是她布置的作业要求。

当夜,我想了想,真只写了一句——咖啡是一瓶用来书写上海街头文化历史的墨水;或者倒过来,有一瓶用来书写上海街头文化历史的棕色墨水,叫做咖啡。

我有些得意。当然不是金句,但是咖啡之于上海的感觉浓缩出来了。后来电台主持人叶柳采访我的时候,我就是以这一句作为结束语的。她也说这一句很精彩,很上海咖啡。而后,叶柳问我,你有喝咖啡的习惯吗?

写出这一句,不见得说我是一个每天必喝一杯两杯咖啡,也不是说我三天两头都要泡咖啡馆的。我真不是不喝咖啡便昏昏沉沉的人。我只是很多年间生活在淮海中路,咖啡和咖啡馆的存在,滴漏在我的生活记忆里。

淮海路,乃至上海的咖啡文化,是将城市建筑和城市生活态度融合于一体的文化。

咖啡,既可以是简单的消闲,也可以是很浮想的思考。不禁想起了李白的名句: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百多年前,上海喝咖啡的男女,何曾想得到21世纪喝咖啡的情致,但是咖啡也在那时候给予了当时男女咖啡乐趣。咖啡色是色标,咖啡之色,何尝不是风向和风潮?

同样是咖啡,在不同的年代,咖啡是不同的角色。尤其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,咖啡在上海、乃至在中国,见证了不同的年代,受到了不同的礼待。回首时不免莞尔一笑,但是咖啡上海咖啡色,就是如此。

从上世纪30年代直到现在,或许,可以将咖啡色上海,分为几个阶段,找出几个阶段的咖啡价值观词汇。

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咖啡是洋荤,始于外国人,止于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中国人。

五六十年代,咖啡是小众小资;红房子、德大宝大复兴是必修课。

70年代,咖啡是流里流气,上咖是最著名的聚集地。

80年代,咖啡是时髦和前卫,茂名路廊檐下的梦咖啡和淮海电影院地下室

巴黎咖啡馆是代言。

90年代,咖啡成为现象,真锅和上岛乃是新潮。

2000年代,咖啡上升为文化,星巴克、考斯特是符号式的站桩。

2010年代至今,咖啡就是生活的元素。当咖啡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元素时,一定是生活本身发生了变化,须是发生在高度城市化的地方——

因为有了风景化的视界。咖啡与咖啡馆的情景,与咖啡馆视线所及,以及咖啡馆作为互为风景的角色,总是有动人之处。

因为有了休闲化的生活。以往只有休息,休息是解在家里;现在有了休闲,一字之差,却是质的变化,休闲是发生在公众场合的。

因为有了约会化的见面。工作、交流、谈事、闲聊……咖啡馆是最好的选择。

因为有了节奏化的歇息。节奏越来越快,脚步越来越匆忙,反倒是更加需要在两个行程之间,有小小的歇息,一杯咖啡是歇息的理由。

因为有了普罗大众化的存在。谁都不会觉得咖啡是奢侈,谁都可以想喝就喝一杯。

将王勃名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借用过来,那就是:落霞予行者一杯,咖啡共上海一色。

这时候的咖啡,就是棕色的墨水了,有关上海,有关上海的街头文化。



魔都的流连梦

袁春 摄

華亭風

吴建平 书

子卖掉打道回府,回老家再创业。

中国的一线城市,人口流进量大,这是好兆头吗?当然,房价是不会跌的;阿里巴巴、美团、拼多多等网购平台,对商业地产冲击甚大,有许多商场、超市因付不起不断上涨的房租,濒临倒闭,政府不断地出新的政策加以调整……话题扯远了,就此打住。

《军魂永驻心向党——难忘军中奋斗时刻》征文获奖作品选登

我的人生起步

贺雨廷

二

73年前,中国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解放了全国广大地区。8月4日,湖南长沙解放了,我为了找出路去参军,领兵的同志问我:能跑路能吃苦吗?我作了肯定的回答,就这样穿上了军装,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1军122师宣传队的一员。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家,走上了革命战斗的道路,确立了我今后的人生信仰。

—

我是城市里长大的文弱书生,记得10月从株洲向衡山方向行军时,第一天(也是第一次)走了27里路,就感到腿软无力。老同志耐心开导说:走几天就习惯了,行军时步子可大可小,但步数要固定,不能时跑时走。接连几天后,走七八十里路,我也能行了。11月初广西战役正式打响,追击敌人时,连续多日,每天要走一百三四十里路。记得在解放桂北某地时,完全小跑,曾经一小时走25里路。战后,部队让我们统计走路里数,作为记功成绩,我估摸了一下,从湖南到广西、广东全境来回穿梭,大约走了三四千里路。如今我已进入晚年,85岁时从黄山半山腰的农舍,走到山下汤口的风景区南门,往返4小时不停歇;86岁时到西藏登上布达拉宫;88岁时在大别山走完全程8公里参观红28军旧址;去年90岁还到福建霞浦畅游。这一切都依靠的是年轻时打下的基础。

结 缘

蒋近朱

那天早晨接到“紧急任务”,明天《华亭风》文集首发式要用一个短片,让我作为作者代表接受融媒体中心记者采访,欣然答应。《华亭风》那么多作者,选中我接受采访,也是荣幸。

记者如约上门,听我讲述与《华亭风》结缘的前前后后,让我拿出“私人珍藏”《松江报》展示于镜头前——刊登我习作的报纸,我一般都会留存,已成习惯。面对记者,我真把我给问住了。虽说每发表一篇习作自己也会记上一笔,但真没算过有多少篇。“大概百来篇吧?”我一时只能模糊作答。

记者告辞后,我还真做了回傻事。先翻开习作发表登记册,从2007年3月21日在《华亭风》发表第一篇习作《一个人的春游》算起,数下来正好100篇。这也太巧了吧?怕万一有误,再点一遍“私人珍藏”《松江报》,99份!怎么对不上呢?再重复一遍,还是登记册上100篇,留存的报纸99份,这就奇怪了!傻劲一上来,索性傻到底,我把登记篇目与留存的报纸——对照。刚核对几篇,答案立马显现:2008年9月8日《华亭风》发了我一首小诗,那天的报纸没能留

存。陈年往事如影像模糊的旧底片,经记忆之水擦洗,又逐渐清晰显影;那时正值汶川大地震后,因有感于地震中一位教师以血肉之躯护卫学生的壮举,不太会写诗的我激情喷涌,一气呵成小诗《亲爱的朋友我懂你》,投给《华亭风》正赶上在教师节前刊出。当年家里还没有《松江报》,记得我一连找了好几个办公室也没找到。之后校刊也用了这首小诗,我就留存在了校刊。疑团已解,算上这首小诗,我在《华亭风》发表的习作,正好100篇(首)。几天后,我记录北京大观园巧遇中学生采访的短文《偶遇采访》在《华亭风》刊出,那不算诗歌就散文也有100篇了。我算是比较懒散的人,14年,100篇,真不多。真感谢《华亭风》,让我这懒人,有十多年不间断坚持写下去的动力。

接受采访次日,6月29日下午4时,松江区融媒体中心9楼演播厅,《华亭风》文集首发式如期举行。我目不转睛注视着大屏幕,心里免不了紧张忐忑。屏息静气看完短片,我才轻舒一口气,除了对自己素颜出镜“老相”被加倍放大深感无奈恐慌,我由衷为编导点赞:时长七八分钟的短片,以追寻、结缘、成长、陪伴、见证几个小单元,通过对编者、作者、读者多侧面采访,立体地呈现了《华亭风》复刊以来的行进轨迹,内容精当简洁又丰富完整。采访我的那部分,冠以小标题《结缘》,我喜欢,用“结缘”这个词,再贴切不过。

《华亭风》文集三册在手,沉甸甸。拙作《我们是首屈》和我先生的《老来青又飘香》入选同册,亦为幸事。我与《华亭风》,结缘14年,这份缘,将延续,虽深感年华老去思维表达能力明显衰退,亦当尽己所能让“风”继续吹。

炊烟如聚是故乡

舟自横

遥望蓄积的乡愁,抚摸逝去的岁月。从农村拔身而混迹于城市后,我对故乡的情感与日俱增。它们的味道、形态以及符号意义,似乎已经成为我血液的律动和心灵深处的温暖。这种律动和温暖,恣肆而持久,体贴而鲜活,像一只手捂在我被世风吹得有些发冷、麻木的胸口。

毫无疑问,它们就是炊烟。

它们,成为我远离故土和人生旅程的慰藉。20多年前,我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,刚到单位上班的第二天,领导便派我去临近的城市出差。这种出差不是偶尔为之,而是每周往返一次,时间长达四五年之久。两座城市相距仅仅150多公里,但绿皮火车却要行驶5个多小时。

时间长短不是问题,关键是只身一人来到这个城市,并且在出差的城市里,也举目无亲,总有漂浮的感觉挥之不去。每次上下车,看到接站和送站的人们,我的影子是孤独和落寞的。

坐在绿皮火车里,我自己无形的影子,是和我互相安慰的亲兄弟。车厢脏乱差,喧嚣的声音像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,而我,只是河底静默的石头。

看书累了,便会长久地看着车窗外。天空苍茫,群山逶迤,列车铿锵,窗外大山皱褶里的村庄,以及村庄上空如聚的炊

烟,成了我的凝视和冥想。

山里人家的炊烟,在无风的日子里,努力向上攀爬着,和天空互为生命和依偎。如果少了其中的一个,那么景致就是单薄的,内涵就是贫乏的。外表宁静,可它们的身子里,有着太多的背景和语言。炊烟下的生活,和我老家是一样的吗?也有家人在外面工作么?

炊烟是乡土上生生不息的植物,根系连着土地,连着亲情,连着记忆。这个时候,我就会想起故乡遂家沟,想起我的亲人。车窗外的炊烟,带给我一个恒定的场景:薄暮笼罩,炊烟袅袅,几只老牛晃动在遂家沟的土路上,小鸡在悠闲地啄食。厨房里,柴火哔剥,热气蒸腾,香气四溢。我的母亲,一定会在做好饭后,走出门外,向远处遥望我归家的身影。那遥望的姿势,如同不绝如缕的炊烟,急切而执拗。

后来,我把家人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。故乡,好像离我日益遥远。但是,实际情况恰恰相反。随着年纪的增长,乡土情结也越发浓厚。唯一有变化的,是故乡的概念也随之宽泛。也正因为如此,无论我走到哪里,只要是看见飘落的炊烟,便有一种温暖和乡情在心头弥漫。炊烟是我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脐带,也是我的胎记。

炊烟如聚是故乡。

峻岭,在道县东南50里的地方,连夜翻过了惊险的大风坳,进入了广西。中旬,我们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,解放了全县。第二天,我们也进了县城。当地坚持敌后的桂北游击队,满心欢喜地欢迎我们,当晚我们一起举行会师联欢。他们武器破旧,衣衫褴褛,却送了我们每人一双亲手做的结实耐用的草鞋。我收到了草鞋,更收到了他们真诚的心,所以在往后的追击行军中,宁愿自己穿破了鞋再做草鞋,也不舍得穿他们送的鞋子,从广西到广东,一直留在身边作为纪念。

五

在解放战争年代里,我随军参加了衡宝战役,广西追击战,两广战役,也参加了解放海南岛南鹏岛战斗和福建交界的南澎岛战斗。在部队里,我和其他同志一样,服从命令,执行任务,完成工作,尽心尽力。14年的部队战斗生活,在战友的关怀和战友的帮助下,立了5次大功和小功,是军二级模范。1955年,我参加了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英雄模范代表会议。1957年,我作为部队电影宣传工作先进代表,参加了全国电影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。那时,全体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毛泽东主席、朱德委员长、周恩来总理,以及邓小平、彭真等领导的接见并留影。

六

回想过去的部队生活,我难忘当时战斗的惨烈,更牢记战友们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。我深深懂得:我的父母给了我生命,但我人生的真正起步,还是在参军以后。是党的谆谆教导,是部队的熔炉锤炼,让我寻找到人生道路的正确方向,鼓励我大步向前。